

论《三面金钱经》 《五操金钱经》 和《八面金钱经》

● 周 畅

《音乐研究》发表了我论南音“谱”的三篇论文:《南音“谱”二题》载于 1990 年第 3 期,《论“梅花操”》载于 1992 年第 3 期,《论“走马”、“四时景”和“百鸟归巢”》载于 1994 年第 4 期。本文是论南音“谱”的第四篇。

三曲同宗 宗曲不凡

这三套南音“谱”(器乐曲),清末厦门人林霁秋先生编撰的《泉南指谱重编》(1912 年上海印刷)分别冠以“三台令”、“五湖游”和“八展舞”的标题,这些标题为海内外的南音弦友所普遍采用,但它们原来的曲名则是《三面金钱经》《五操金钱经》和《八面金钱经》,因为这三套“谱”,均在套首演奏《金钱经》曲牌。它们简称《三面》《五面》和《八面》。三面是三个曲牌一套,五面是五个曲牌一套,八面是八个曲牌一套。

江吼先生在《南曲研究小议(三则)》中说:“现已获知,《金钱经》、《喝咄句》等曲牌是来自佛教音乐。过去,每逢农历八月十二日,弦管界人士在祭祀他们宗奉的始祖‘孟郎君’时,或在追悼亡故弦友的场所,则演奏《金钱经》这套曲子。”

《金钱经》曲牌,为三套所首重。三套的

最前端,固然亦可演奏散板《西江月引》,但亦可不奏《西江月引》而直接演奏慢三寮的《金钱经》。这《金钱经》,是三套的根基,共同的祖宗。它确实也是一首挺有分量的和挺迷人的曲子。记得八年前,我在厦门市南乐团听到它时,它给我的满足是不可言喻的。它的曲调是那样的幽雅悠扬,格调是那样的高尚淳净,意蕴是那样的深邃博大,尤其是吴世安先生的那支洞箫,音色那样的醇美,气息运用那样的精细,旋律运行蹈规中矩又洒脱自由,具有一种超逸的神韵,确实不同凡响。诚然,这《金钱经》,是那样的慢条斯理,许多人可能耐不住性子,可是,正因为它是那样的慢条斯理,才显示出其清静以远、精细博大。它是极佳的慢板,中国古典的慢板,不但是抒情性的慢板,而且是带有哲理性的慢板,净化人生的慢板,慢三寮(4/2),全曲 20“拍”(每“拍”为一小节,每拍一次拍板为一拍),大体一“拍”(小节)为一句,但不结束在三寮(第四个二分音符)之尾,而结束在“拍”(第一个二分音符)或一寮(第二个二分音符)之末。《金钱经》全曲,演奏时需 4 分 30 秒,开始时尤缓,故下面四“拍”曲头,即需整整一分钟:





这大体上是洞箫和二弦的演奏谱。南音谱是琵琶的“骨谱”，琵琶只记录和演奏骨干音，而由洞箫和二弦润腔，加上装饰音，琵琶演奏单音，同音反复或级进音的地方，洞箫和二弦则可能演奏三度范 F 围的回波音型。《金钱经》的琵琶“骨谱”，完全是五声音阶，比较干净清丽，如今洞箫和二弦加上了五声音阶的边音 Fa 和 Si，适度融进了一些斑斓的色彩，加强了音乐的想象性和吸引力。每句从一寮或二寮开始，是缓缓流出的旋律，看来平凡，实是音音珠玉，每句结束在拍或一寮之末，这时洞箫和二弦演奏一个二分音符或两个二分音符的长音，琵琶与三弦无法演奏长音，便演奏两个或四个四分音符，这拍头的长音，造成了音乐悠静以远的效果，它和句头缓缓流出的旋律，构成一串一串的梵音仙韵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《金钱经》原是佛曲，但它的表现也不必限于佛家祭祀。它是那样的祥和、诚恳、超逸，它是祈福，是思念，是慰藉，是颂赞。林霁秋先生把标题改作《升平颂》，是世俗化了的。佛家世俗，本也不是绝缘。佛是人“修”成的，或者说人创造出来的。佛曲更是人创造出来的。音乐的表现带有抽象性和概括性，演奏者与欣赏者又各有各的理解。《金钱经》超越时空，仿佛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象征，是天籁、地籁、人籁的融合体。

闽南自古以来佛教盛行，南音又早为寺庙所接受。岂止接受，而且还当作宝物敬奉起来。君不见二十四南音飞天数百年来飞翔在泉州开元寺的大雄宝殿？在这个地方产生并流传《金钱经》这样的南音佛曲，不亦宜乎？

三套同宗，《金钱经》孕育了《三面》

《五面》和《八面》，但作为乐曲来说，它们不可能是孪生，它们的产生得有个先后。孰先孰后，史无记载。《三面》中有《大采茶》和《正双清》，《五面》中第五曲有《折采茶》（又称《小采茶》），《八面》中第六曲有《折双清》，不但标题对得上，乐谱和实际演奏也都对得上。采茶歌原是民间歌舞形式，就民间形式而言，其节奏是比较活泼的，可能与紧三寮的《折采茶》相近，可是，就南音的音乐形式而言，则慢三寮的《大采茶》为“大”，为“正”，故我认为，这三套当中，《三面金钱经》应是最早产生的。《五面》《八面》又孰先孰后？《五面》有五个曲牌，即《金钱经》《喝咂句》《番家语》《醉太平》《折采茶》；《八面》则有八个曲牌，按旧名前五个曲牌与《五面》相同，后三个曲牌则为《夜游》《折双清》和《六字绵答絮》。因为这两套中原有五个曲牌相同，应该是先有《五面》后有《八面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按“骨谱”及实际演奏，《五面》和《八面》的第二、三、四、五曲牌并不相同，可能是后来的南音艺术家们觉得原《五面》与《八面》中曲牌重复过多，便在《八面》中换掉原来与《五面》重复的四个曲牌，分别换为《滚黄龙》《弄清笛》《扑灯蛾》《双蝴蝶》，当然，《金钱经》这个重中之重的曲牌是必须保留的，否则也就不成其为《八面金钱经》了。

多曲联套 佛俗合一

在南音“谱”中，《梅花操》《走马》《四时景》《百鸟归巢》一类的乐曲，音乐表现的意义相对比较集中，音乐材料的前后关系相对比较密切，音乐发展的逻辑相对比较严谨。《三面》《五面》《八面》和《起手

引》一类的乐曲，则是多个曲牌联成一套，虽然它的音乐表现的意义不那么集中，音乐材料前后的关系不那么密切，音乐发展的逻辑不那么严谨，但它经过有目的的选择，将若干曲牌连结在一起，造成一定的音乐氛围，表现一定的情绪，常被采用于一些祭祀仪式，或为弦友聚会助兴，也是南音界十分喜爱的曲目。这种曲牌连接的形式，又很方便于弦友练习，掌握曲目，交流和推广南音艺术。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在于，它保存着众多的古代音乐的曲牌，为我们研究古代音乐提供了宝

贵的资料

《三面》中的《大采茶》，为我们保存了古代民间采茶歌的曲调，当然，是南音化了的民间采茶歌，它是慢三寮（4/2），民间音乐特别是民间采茶歌不致如此悠缓，是南音把它幽雅化了。我试着按一个四分音符做一个采茶的动作，倒也大体合适，虽然洞箫和二弦在拍上和一寮处奏长音，但琵琶和三弦给了它鲜明的节奏。把它的节奏加以压缩，将慢三寮压成叠拍（2/4），我们便把它的民间采茶歌的面貌还原了：



《正双清》是什么意思呢？《汉语大词典》有“双清”词条，其第一释文是：“谓思想及行事皆无尘俗气”，这倒也合乎佛家观念，与《金钱经》之为佛曲正相呼应。它与《金钱经》《大采茶》都是慢三寮，风格都相

当幽雅。但这带有脱俗观念的乐曲，其基础还是民间俗曲，在《八面》（即《八展舞》）中，有《折双清》，是紧三寮（4/4），节奏压缩了一倍，其民间俗曲的情趣便明显得多：



三套中的《金钱经》，都是慢三寮，演奏时约需4分40秒。《三面》三曲，都是慢三寮，只在全曲结尾处归“短韵”，转为紧三寮，不计《西江月引》，全曲演奏约需时11分10秒，在三套中，风格最为悠雅。《五面》五曲，《金钱经》为慢三寮，其他四曲均为紧三寮，曲牌数虽较《三面》为多，全曲演奏所需时

间却比《三面》为短，只需8分30秒，这意味着其节奏紧凑生动。《八面》曲牌最多，而演奏所需时间与《三面》大体相等，一、二曲牌为慢三寮，三、四、五、六曲牌为紧三寮，七、八曲牌为紧叠拍（1/4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《三面》的节奏规律是三曲均等，尾韵稍快；《五面》是慢转快；《八面》是慢转快，

再转更快,呈现出不同的动静律,风格和韵味并不完全相同。这也说明,三曲之所以能并存,是因为各有特点,各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《五操金钱经》的第2曲牌是《喝叻句》,有的版本称《哑叻句》,尽在中低音区,紧三寮,大体两小节(拍)为一个乐句,比较均衡,大多走低腔,音色很淳和,情绪比较安详平稳,像佛家念念有词,含祈福慰藉之意。第3曲牌是《醉太平》,商调式,其句法是非对称的,共12句,以小节计算,其各句结构为2+ 3+ 2+ 4+ 2+ 2+ 1+ 2+ 2+ 1+ 1+ 2,是词音乐的长短句法,其曲调与昆曲《醉太平》不同,可能比昆曲更早,许是唐宋燕乐的遗响。第4曲牌《番家语》,可能是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曲调,紧三寮,其节奏特征是多用切分,有多种切法,有切整“拍”的,有切半“拍”的,有切一寮之整的,有切一寮之半的,有切二寮的,有切三寮的。切分多,可能是某些“番家”乐的一个特点。第5曲牌《小采茶》,是将《三面》第2曲《大采茶》的慢三寮,折成紧三寮,故又称《折采茶》。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“折”的生动的实例,使我们获得对古代音乐术语“折”的一种确切的理解。

《八面》中第6曲牌《折双清》,也是将《三面》第3曲牌《正双清》的慢三寮折成紧三寮。所以,我们非常愉快地在三套《金钱经》中,获得了“折”的双证。

《八面》中最有特性的曲牌,除《金钱经》外,就要数第7曲《六字绵答絮》了。《金钱经》是慢三寮,《六字绵答絮》是紧叠拍,形成了慢与最快的对比。“绵答絮”之意,可能是形容其曲调组织之严密,其名称颇具民间特色。南音“谱”中,有三套用了《绵答絮》,它们的滚门(调)和起音都不同。《八面》的《绵答絮》,从“四孔管”(F调)的“六”字起音,故称《六字绵答絮》;《起手

引》中的《绵答絮》,从“五孔正管”(C调)的“工”字起音;《四不应》中的《绵答絮》从“四不应管”(bB调)的“×”字起音,故称《×字绵答絮》。它们都用于这三套谱的结尾或临近结尾处,都是紧叠拍,是极难得的古典快板,至为生动。

极佳的慢板《金钱经》用于三套之首,产生了三套《金钱经》;极佳的快板《绵答絮》用于三套之尾,为《八面金钱经》《起手引》和《四不应》增辉。我们的南音艺术家和南音听众对这两个曲牌是何等的钟爱!当然,它们的运用也有所不同,《金钱经》都用“四孔管”,稳定在F调上,体现其经典的气质,《绵答絮》则用“四孔管”、“五孔正管”和“四不应管”,分别出现在F C与bB调上,体现其活泼的民间情趣。

《三面》《五面》《八面》金钱经,将佛曲俗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佛教在闽南,自古以来有较大的影响,闽南人信佛的也比较多,所以,这种佛俗合一,也就是一种颇为自然的现象。佛性与人性,可相通,亦可合一。佛教劝善惩恶;慈悲为怀,属人性之善者。古往今来,有不少带宗教精神和带宗教色彩的精湛艺术品,包括音乐艺术在内,这是事实,不可忽视,应该珍惜。另一方面,佛乐可能原来是来自俗乐(包括燕乐),俗乐也可变成佛乐。有些时候,有些方面,我们通过研究佛乐可以探讨到原有的某种俗乐,反过来,又可研究俗乐怎样变成了佛乐。佛乐和俗乐,都是人类的艺术创造,都要予以重视。南音三套《金钱经》的佛俗合一,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的音乐材料。希望这样的艺术品,在今天和在将来都能得到人们的喜爱,因为它是艺术品。

作者单位: 厦门大学音乐系